

小像吾兄

教正

予國於范

兩 粵 紀 遊

謝 剛 主

(馬貢學會遊記叢書之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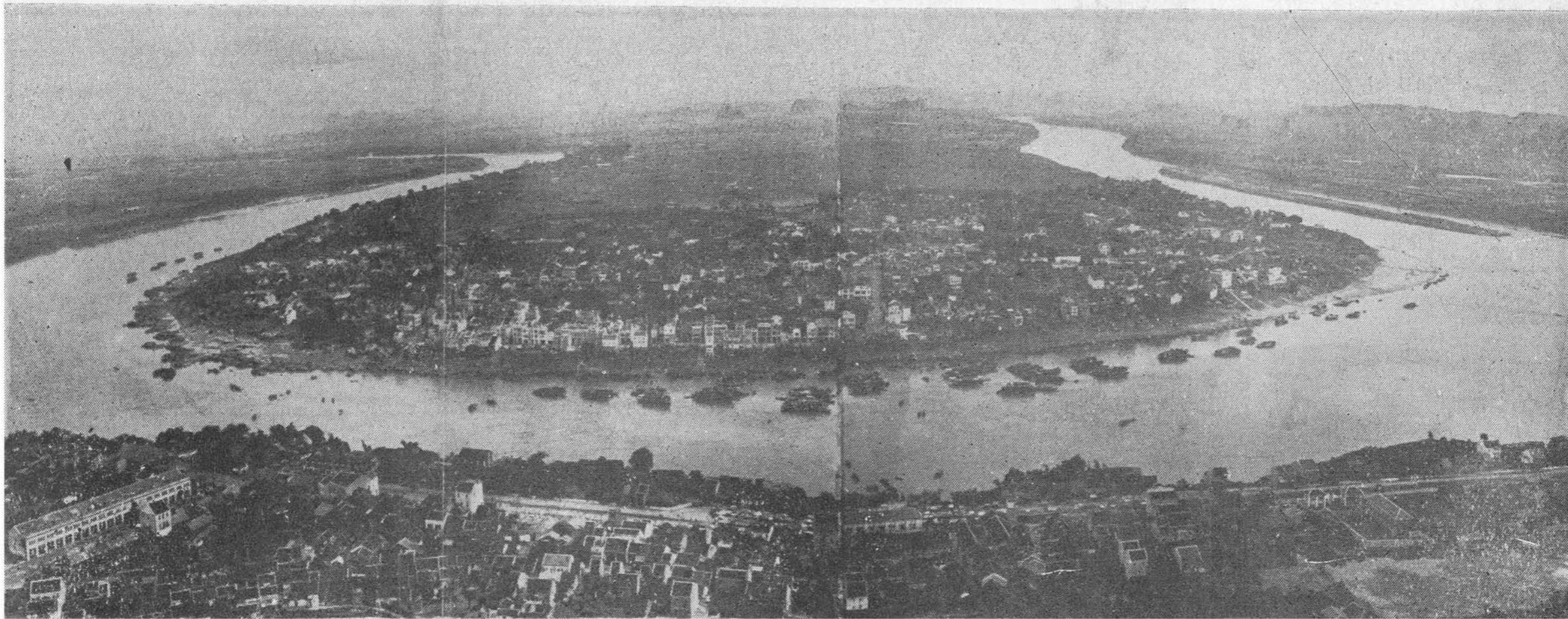
D697.3
1

瞰

鳥

州
林

柳
桂





柳州全景

兩粵紀遊

謝剛主

卷中所插各種風景照片，多由沈仲章先生所攝。沈君將所攝全份照片相贈，謹誌感謝。

剛主誌

小引

桂林佳事我能言，四座停杯且勿喧：

人物豪華真樂國，江山清絕勝中原；

親嘗荔子薰風浦，靜對梅花小雪邨；

邊鎮無虞應少訟，不妨仙釋問真源。

——宋曾幾送李似舉尙書帥桂林詩

連日颳了幾次西北風，把美麗的清秋節，頓變成陰霾的天氣，樹葉搖落，野草枯黃，好像深秋的景象。我新自粵回，不幸病腳，而且小極，大好的中秋節，只好不出門，坐在書齋裏過去。適書友殷君送來幾本新出版的書，和講粵西風土的筆記，我就拿來東翻西閱，倒還感覺有趣。回想桂林之遊，迴旋於腦海中，如在目前；但是這幾張清麗的印象，如果不寫出來，慢慢的就要暗

淡下來了，這是一樁怎樣可惜的事情，因此我就把它隨筆記錄，作我這次旅行的回憶。並且我還要聲明，我這次赴粵西，並非是專爲考察粵西的建設；我也不懂得自然科學，我也不會演講。我不過把耳目所見的兩粵的風景，和我共同往粵的幾個朋友途中的趣事記下來；我是一個素來喜歡趣味的人，不過說幾句有趣的話而已。我這次旅行，是王以中兄（庸）勸我加入地理學會，今年七月六個學術團體在南寧開會，地理學會爲六個學術團體之一，我就毅然的加入。那時我的弟弟新自南京回來，不久就到蘇俄去，兄弟二人天南海北，更是擾我情思。因爲時間和船期的關係，我和以中兄定於七月二十四日乘平浦車南行。同行者尚有徐森玉先生，後來又加入虞自畏先生，動身稍後，約在上海聚齊同行。這是我們旅行發軔之始。

平滬道中

殘酷的炎暑，被急雨洗刷，天氣頓覺清爽。是日下午五時到東車站，每人買了一張三等車票，我們找一間有茶役的火車，將行李搬上去，徐徐坐定。徐森玉，向覺明，侯芸斯，譚季龍諸先生都來送行，稍譚即去。不

久這輛列車即從陰雨中冉冉的發動，野外的樹木經過了細雨，更覺着濃翠。是一輛破舊的三等客車，因為落雨的緣故，所以客人不甚擁擠，我們每人佔了一個長凳，可以屈膝。鄰座有三位放暑假回家的學生，其他還有幾位商人和老者。車中充滿了紙烟的雲霧，和小販的叫賣聲。車過天津，夜已九時，窗外的雨越發下得大了，行客還是寥寥。我和以中兄用過晚餐，取火柴吸了一棵紙烟，看着它的烟霧，玄想着陽朔的烟景。經着火車的震動，如在搖籃中，昏昏的睡去；比及醒來已到濟南，天已放晴，氣候已覺比昨天熱得多了。我們因為要看泰山的山色，所以就想到泰安後再用早飯；及至到了泰安，已過十二時了，我們就下車在站臺飯攤上吃飯。幾位北平的學生也跟着下來，看着我們在飯攤上吃飯，非常的可口，也就與我們同吃。及至我上車後，看見他們本來預備着很好的罐頭食物，只為要模倣我們平民化的關係，竟誤了一頓美餐，為之一笑。火車經過徐州後，天氣更覺炎熱。二十六日早抵浦口，旋即渡江，因為天氣過於炎熱，改乘京滬二等車。經過途中兩天的悶熱，耳鼻中充滿了煤灰，衣冠已污穢不堪。可巧車到蘇州，對

座來了幾位摩登小姐，我們更覺自慚形穢。黃昏時，車抵上海，我們叫一部汽車到亞爾培路中國科學社去，想不到劉崇熙先生出去了，門口號房說，劉先生家住在亞爾培坊，離此不遠，他們領導我到劉先生家中，但劉先生并未回來。承劉夫人招待，候了多時。你想我們已經兩三天沒有更換衣服，在華氏表百度左右的客廳中還穿着大衫，其苦何如。畢竟劉先生回來了，同我們回到科學社，給找了一間有浴室的客房。我們旋即脫去污穢衣服，打水洗澡，一清積垢。洗完澡，我們再到霞飛路隨便吃點東西，就安寢了。

我們到了上海，才知道我們要乘的招商的海元船票業已被人購去，不得已只好改乘八月一號的爪哇船。在這四五天中，無所事事。二十七日早，以中兄就赴甬直鎮看他的夫人殷女士。徐森玉先生、袁守和先生，均二十七八兩日先後到滬上，住在八仙橋青年會。我於這兩三天中訪滬上舊友姚名遠，朱右白諸兄，并赴開明書店商訂印刷叢書子目類編的事情。在滬上無意中遇到姜亮夫，陳漱石，周予同諸兄，那時暨大正在改組，所聽到的無非學海升沉的故事，教我們感到有南北相同之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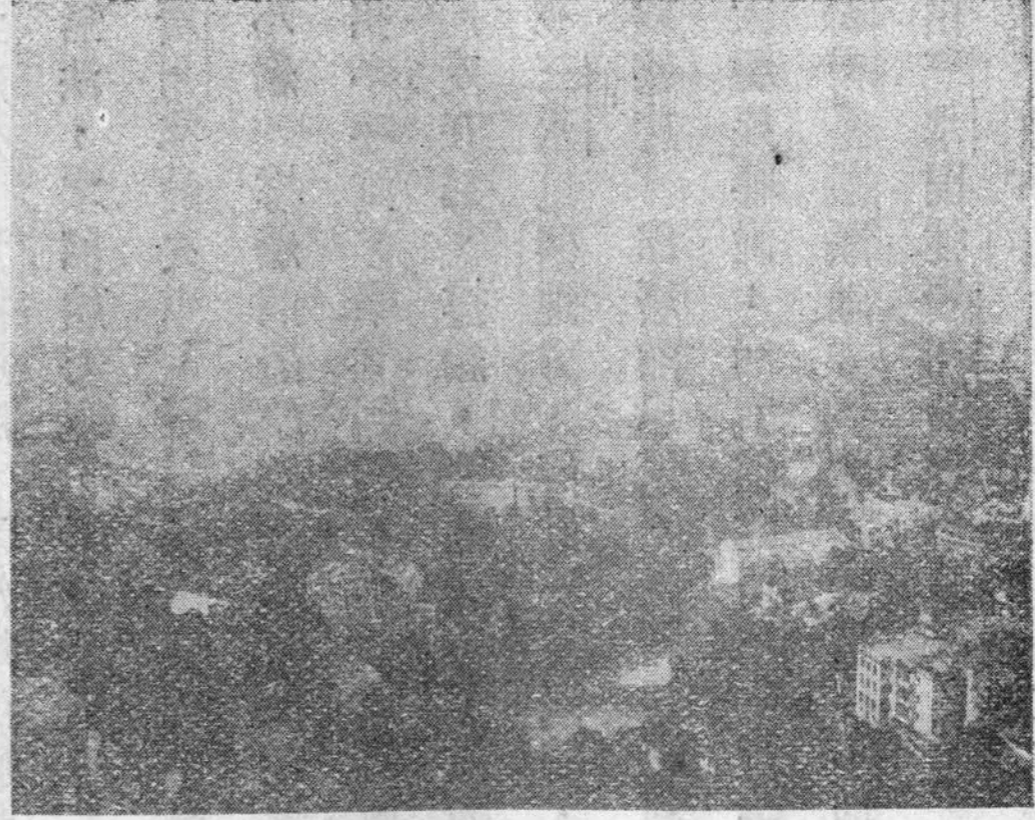
在滬上共住四天，三十一日以中兄由甬直返滬，第二天早晨，我們便和徐森玉和寅先生乘芝沙丹泥船一同離滬了。

由滬至香港

八月一日晨，我們乘車到青年會約徐森玉先生，一同到新關碼頭，乘輪渡到芝沙丹尼船，這是一隻荷蘭郵船，由上海開爪哇的。我們雖然坐的是三等艙位，地方倒還乾淨。船上遇見到廣西開會的人很多，因為天氣很熱，我們都跑到舢板上去乘涼。到了傍晚的時候，風平浪靜，一顆紅日慢慢的落到海面下去，萬頃的波濤擁着這隻輪船一直往前走，好風吹來，拂我襟袖，我們隨便談話，一直看到渺茫無際，四圍沈寂像黑漆一團，惟聽見機器的響聲，才回到艙裏睡覺。時間過得很快，到初三日上午船泊廈門，我們趕快下船，僱了人力車，到廈門中山公園。那裏佈置得很清潔，路旁種着幽秀的花木，又揮發着山蘭的香味，使人感到許多北方所沒有的美。我們出了公園門，就到南普陀去，南普陀裏面設有佛學院，森玉先生找院中住持未遇。我們穿過廟中，到山頂上，山石皆作鐵色，極爲雄壯，與北平盤山相仿。

我們坐磐石上休息，山半腰中全長着松樹，前面是一望無邊的大海，看山脚怒濤洶湧的過去，氣象極為偉大；無錫太湖的鼇頭渚，雖然彷彿這樣，但氣象比這裏小得多了。下山以後，在街市上一個小飯館吃了飯，就回船去。第二天上午十一時，船就到了香港。船泊在海中間，有許多旅店的小船在海中迎接，我們就上了大東酒店的汽船；比及到旅店裏，已下午兩點了。我們換了衣服洗了臉，就到街市遊玩，可惜我們四位一句粵語也不會說，只好毫無宗旨地東遊西逛。看見前面來了有軌電車，我們就乘上去，還坐原路車回來。那時天色已晚，我們到一家飯館去吃飯，似乎這飯舖名為大三元，佈置還算華麗。我們登到第二層樓，迎面有一位油頭粉面的大姐來招呼我們，森玉先生一看見她，回頭就跑，我們三位自然也跟在後面跑出去了。結果，找了一家最小的粥店吃了一頓晚飯，回到旅店就睡覺了。

初五日早晨，承廣西銀行招待，派了一位行員僱輛汽車引導我們遊覽全市。他開的路徑爲香港仔，深水灣，赤桂水塘，七姊妹，淺水灣，一直到山頂。坐汽車有兩三點鐘工夫，大約有六七十里，全是柏油馬路，



(一圖) 瞰 鳥 港 香

極爲曲折，這才見了英人在香港建設的雄偉；尤其是蓄水塘可以供給全市的飲料，工程浩大，聞建築費在千萬元以上。我們乘車到山頂，復由山頂回到旅舍。是日下午，我們



(二圖) 車 電 山 登 港 香

乘江蘇輪船到梧州去。

梧州

一隻陳舊不滿七八百噸的輪船，充滿艙中的乘客大半都是到廣西開會去的，好容易我們擠到船後面的艙位坐下，賣食物的小販和送客的人們，嘈雜之聲不絕於耳。經過許久時候，送客的人去了，販賣的聲音也不息了，那隻船才漸漸的蠕動。因為天氣很熱，我們只好跑到艙外，憑欄遠眺，看沿岸的風景；到了夜深實在困得無法，才回艙安寢。第二天早晨，船泊三水，為要候從廣州來的火車，所以停泊很久。那時江面上浮了不少隻小船，撐船的船孃都是赤足蓬頭，穿着烤糊衣服，羣來招手呼渡，羣雌粥粥，我們如何敢應。最後看見一位小朋友在那裏撐船，我們就上了他的船，渡到城裏去。原來三水這個地方，街市不甚繁華，我們在中山公園內稍為盤旋，即廢然思返。忽然後面來了許多同船的朋友，大聲疾呼說：『我們到西南吃飯去！』那時我們也不知西南是甚麼地方，就拉着這位小朋友，隨着羣衆一同登由三水開往廣州的火車。不及十分鐘工夫，就到了西南，原來這是距離三水約有二三十里的極大的鎮市。那

時江水汎濫，街市都成澤國，前面引路的人經過了幾個曲折小巷，我們的鞋襪皆被水浸透，水花飛得滿身，太陽又曬的汗流浹背，我們只好隨着大衆前行。在小巷的盡頭，忽走進一家茶館，茶館的規模很大，座客大約有好幾百人，滿堂擺着楠木傢具。我們擇了座位坐下，茶房打水洗了臉，一人要了一杯紅茶喝着。那些買肉包子的囉，買糕點的囉，買餛飩的囉，絡繹而過。院子裏面還有不少的花木和假山石。想不到在一個鎮市裏面竟有這樣精美的茶館，而且在這裏飲茶的人大半都是勞動階級，由此可以看出廣東民生計的寬裕。我們在驕陽裏奔走之後，不意遇到了這樣一個可以安歇的地方，坐着自然清爽。吃完飯後就由茶館起身來到車站，乘兩點鐘車，回到三水，復乘小朋友的船渡到輪船上。到下午五時，船即開行，慢慢的看見山勢雄奇起來。兩岸的山，勢如削壁，江水擁着這隻船，如箭的往前進行，前面的路開了，而後面又被羣山包圍起來。據船上的人說，這個去處名作羚羊峽。過了羚羊峽，山勢稍爲平行。在夜九時光景，到肇慶。那時夜色已深，看見肇慶街市照耀如同白晝，從岸上來了許多接客的小船，撥得水聲刺刺

作響，已睡的野鷗被艙聲驚起了。在黑暗中，隱約的看見一點山色，一日的暑熱就慢慢的消失。不久，船即起碇，我們也入睡鄉。初七日十時，船將到梧州，船上的茶役來叫我們填寫入口證，我們遵命填好。不久船即停泊，那時上來許多穿白衣服的巡警，說是廣西省政府來招待我們的，教我們一一登他們所預備的小船，行李却不要攙動，他們會得彙集起來送到各人的宿舍；可是因為沒有號數，所以不免弄亂。我們坐了他們預備的小船，渡江到廣西大學的校門。從校門到學校還有一里多路，正是十二點鐘驕陽最肆虐的時候，我們由大船搬到小船已覺疲倦，不覺又走了一里多路，才把所謂『大學之道』走到山足。可是會中派我們住的第三宿舍還在山頂上，於是我們鼓勇由山足再跑到山頂。剛洗過面，就搖鈴用膳，那知所謂飯廳還在山上二三百步之外，我們只得再上去，那樣才用了一頓午飯。

廣西大學校長是馬君武先生，建設不過四年，辦的全是理工諸科。自從開辦一直到現在，用款約三百萬元，而一大半是用在建設上面，這一點是值得佩服的。這天晚上就由馬君武先生招集同人在禮堂開會，我們正

一致的要認識這位科學家，當他緩步登臺，笑容可掬，對大衆講話時，原來是一位四五十歲極誠實和藹的人，衣服儉樸，說話微帶口吃。他說話的大旨，對於廣西的建設約有二端，一爲辦理民團，二爲強迫教育。講畢由楊允中先生作答，比及散會已夜深十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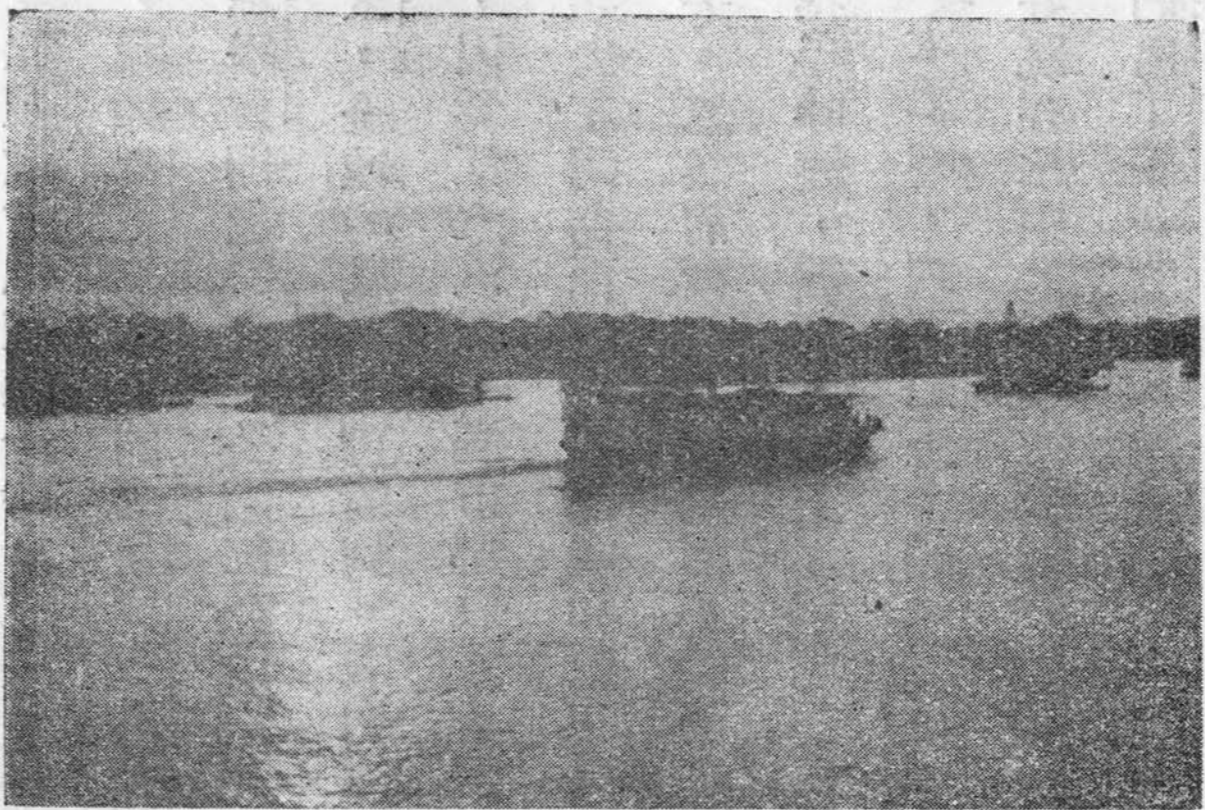
初八日早晨，我與森玉先生一同到梧州中山公園遊覽，以中兄到地理學會開預備會。公園位在山頂，其最高處爲中山紀念堂，全城的風景都可看到。我們由公園出來，重遊街市，因爲江水汎濫，滿市都成了小河，有時須用渡船，渡過去才到前面的街，而我和森玉先生不識路徑，跑來跑去，忽然前面被水所阻而不得前進。那時就有二位船孃招手呼渡，我們只得上了這隻小船。不想我們二人身體太肥胖，到了船上，船已擱淺不能行動，兩位船孃只好跳在水中，用手來托這隻船。但那裏托得動，累得她們出了滿身的汗，還是毫無辦法；道旁的人看不過去，羣策羣力，才算托到彼岸。這可說是一齣陸地行舟的喜劇呵。

這次到梧州赴會的共有二百餘人，因爲船隻不敷分配，一次不能同往；我們幸排在一百二十號以內，可即

在今晚去南寧，其餘排到一百五十號以外的，須待明日了。這天晚上，馬先生邀我們在酒店裏用晚膳，可惜酒席雖豐富，只因天氣太熱，終於未能下嚥，真失掉賢主人的一番盛意。膳畢即乘招待所預備的『電船』赴南寧。我們所乘的船爲新業安，而派定的艙位爲西餐間，比往梧州的輪船艙位好得多了。並且行李上皆編有號數，有條不紊，比以前的辦理方法也有進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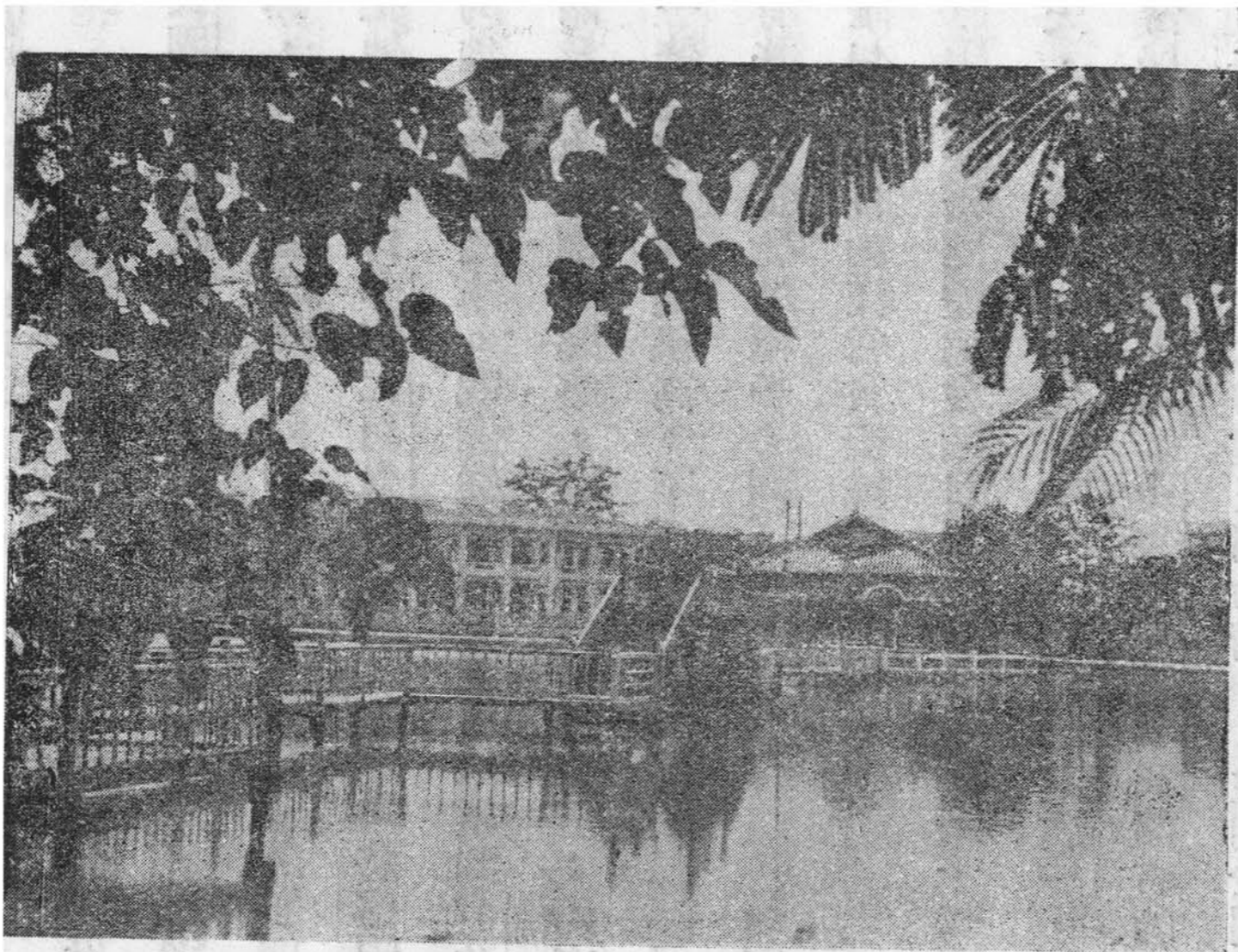
南寧建設

我們在『電船』上的生活，共總過了三天三夜，除了在桂平的江筏樓看雨，其餘便是吃飯睡覺，已很感覺疲倦。到了十一日早晨，遠遠看見南寧的無線電臺，大家都爭從艙內出來說『南寧到了！南寧到了！』不久船



(三圖) 船電的寧南赴

就靠近南寧碼頭，望見江岸上的街市，和新建的省政
府，氣象很壯麗。不久船停泊，岸上來了許多公務人員
照應我們的行李，我單身登岸，乘上汽車，看見滿街貼
着標語，大概是『歡迎六學術團體批評廣西建設』。他
們派定我們住在第三招待所，是省政府新建築的建設研



(四圖) 園公寧南

究院。

說起南寧這地方，在清季時代，只是一個府治，到民國初年才改爲省會。以地勢而論，極爲卑濕而且酷熱，是一個氣候最不好的地方。民國以來的軍閥也沒有把他整理。自李宗仁白崇禧當政之後，才將這濕熱卑下的地方建設起來。我們從江岸上就可以望到省政府各機關及中山公園的建築，再往裏去便是街市；街市前面是一條長河，河堤很高，下面來往的船隻絡繹不絕。岸上有許多賣食物的攤子，到了晚上燈火輝煌，如同白晝，誰想到昔日的江村會發達到這步田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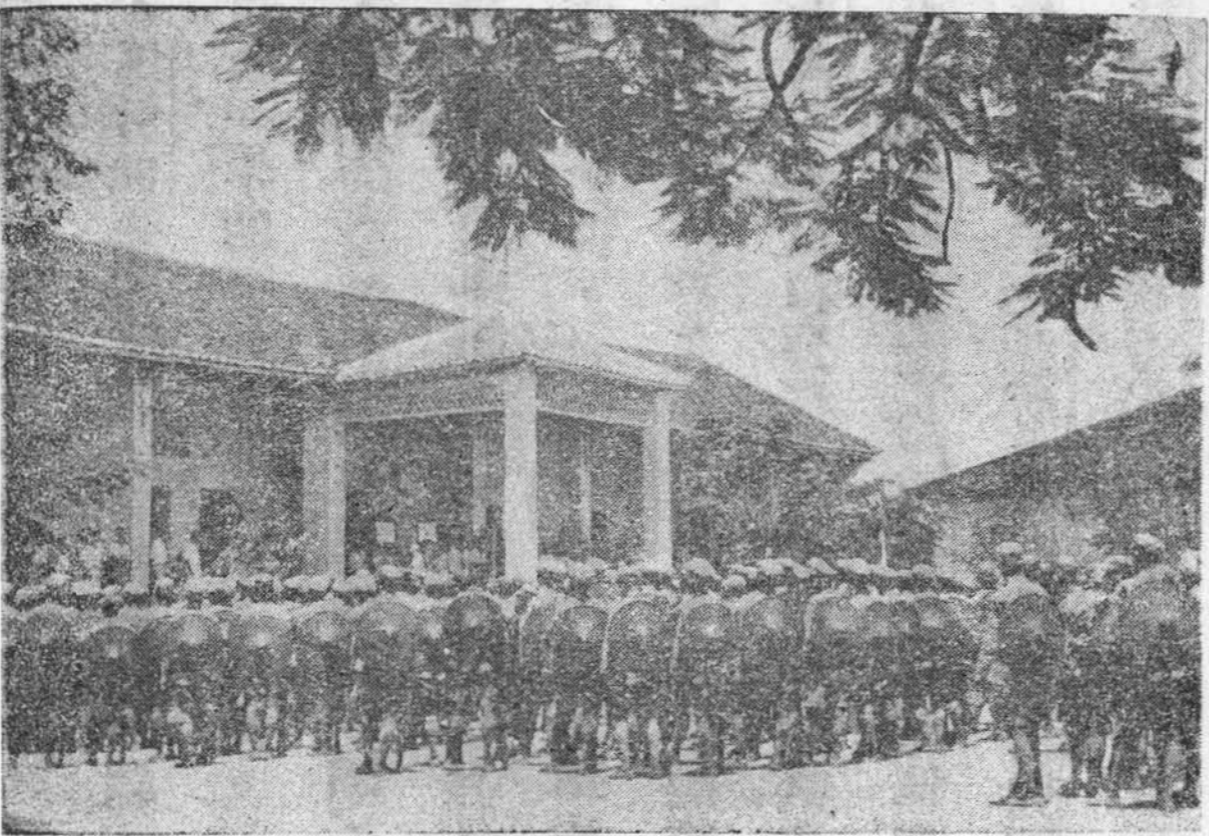
六學術團體開會的日程，從十一日到十五日共有五天，十六日便出發到桂林遊覽。這幾日當中，還有廣西當局李宗仁，白崇禧，黃旭初，馬君武諸君的講演。李的演講大致講述其辦理民團的精神，並對於國內政治和時局的意見。他說：『辦理民團這件事，有人說：「人民都有了鎗炮，他們如果反抗起來，你怎麼樣辦？」我就毅然決然回答，「如果人民真是有知識的反抗，我們應該趕快退讓，這豈不很好！」』這一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。白演講的爲『三自』政策和『三寓』政策：『三

自』是自衛，自治，自給；『三寓』是寓兵於團，寓將於學，寓徵於募。馬君武先生演講，謂吾國的衰微，吾國的科學家應當擔負一半的責任。這都很有見地。

據我的意見，廣西的政治，其好處約有數點：第一，他們日用物品及一切建築，完全用國貨；第二，廣西本來是一個盜賊出沒之區，自從訓練民團，肅清盜賊，大有夜不閉戶，道不拾遺之勢；第三，強迫教育，從事軍訓，使得廣西的人民和公務人員全都有朝氣，這是很該欽佩的。再說廣西地方雖然瘦瘠，但是他們的設備樣樣俱全，如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，建設研究院，化學研究所，農林試驗場，家畜保育所，氣象研究所，硫酸場等等的設備，在華北極豐腴的地方，還沒有他們這樣齊全；縱然有一點名未能副實之處，但他們這樣的苦幹的精神是不可埋沒的。我們再看他們行政官吏的待遇和他們的日常生活，也很可佩。聽說他們對於技術人材特別獎勵，不惜薪金；但省府主席每月支薪不過三百元，平常的辦事員至多每月支一百二十元。軍政學各界，皆穿制服；軍事機關人員穿深灰布的衣服，行政教育人員穿淺灰布衣服，上下一律，沒有差別；僅馬老

博士君武穿了一件夏布長衫，算是例外。聽說他們的制服，七元錢可以做兩身；無聊的應酬，皆從儉省，所以他們收入雖少，而生活費也就夠了。他們雖然這樣的節省，但也不過於不近人情，他們不禁止吸煙，有時大家夥在一塊玩。我可以舉一個例子：我們開會日程，每晚皆有遊戲，遊戲目內有集團軍的軍樂，有政訓處扮演的桂劇和舞蹈唱歌，並且於最末一日專為歡娛一般民衆和行政人員。我們曾經看見一位軍樂隊的大鼓手，在那裏奏演軍樂；第二天白副司令演講的時候，他來作侍衛；到第三天他又到武鳴去佈置講台了。

開會的日子，本來是到十五日閉會；十六日便赴柳州，但是因為會員太多



(五圖) 團民鳴武

的關係，分作兩批。我和森玉以中諸公被分在第二批裏。十六日這天，由當局陪我們去參觀武鳴的民團。那時來寧的會員太多，據說有一位會員提議，在路上的午餐不要過於費事，只稍預備點麵包，牛肉，鷄子，就好了。果然到武鳴的時候，所進的午餐就是牛肉鷄子。誰知道這些食物都不是廣西鄉間出產，乃是由南寧寄運來的。後來我們到柳江各處遊覽，皆是照樣預備。會員中隨便說了一句似乎是客氣的話，反致當局費了許多事，這真夠使人不安。吃完午餐，一同遊起鳳山，這是明黃錫袞讀書之所，前臨巨流，四面綠樹環繞，山勢秀麗，極有幽趣。下午四時，同返南寧。

柳州

十七日早晨，乘汽車離開南寧，山勢一路高峻起來。約在上午十一時，汽車已達到山頂，我們一齊下來玩賞山中風景。前面有一條羊腸小道，順着前進，便有一個城堡式的建築，在城門的頂上刻崑崙關三字，原來這關是宋朝狄青破儂智高的地方。宋史狄青傳云：

『狄青，字漢臣，汾州西河人。儂智高反，陷邕州，師久無功。請請行。時智高遠據邕州，詩合

孫河余靖兵次賓州。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，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，聽所爲。鈴轄乘青未至，輒以步兵八千犯賊，潰於崑崙關。值袁用等皆進，青按以敗亡狀斬之，諸將股慄。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。覘者還，以爲軍未即進。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，賊悉出逆戰，青麾騎兵從左右翼出賊不意，大敗之。

到了南明永曆帝起兵肇慶，據守桂林，這崑崙關又成了險要的地方。我們看崑崙關的刻石，是永歷二年所書的，上有嚴起恆等題名。這關直到清代還是重要的所在。自從修了汽車道，才化險爲夷了。現在關上面已住居民，關門口的小徑已全生了茅草。我們披榛尋徑，才由關門的左面回到汽車的原路。撫今思昔，不勝感慨。過了崑崙關，又渡了兩次河，到深夜八時才到柳州。從鎧火昏黃之中渡過柳江，住宿柳州圖書館。

在南寧的時光，我們差不多過了五天最炎熱的日子，每天所穿的衣服全都被汗濕透了。到了柳州，已成清秋，與南寧大不相同，尤其是夜裏可以聽到秋蟲的叫聲，和秋風颳着樹梢的蕭瑟響聲。從窗戶外颳進來的秋

風把已經沾在身上的衣服全都乾爽起來，覺得非常的舒適。第二天拂曉，我就醒來，一個人出去散步，走一條草叢中的小路。過了某氏的小園，便看見一個牌坊，上面刻着『柳侯公園』，無疑的是柳侯祠了。我進了柳侯坊，一直往北行，一條幽徑，兩旁碧翠的叢林，尙未被驕陽曝曬，滿含着露珠，地上的青草也未被遊人踐踏，



(六圖) 園公侯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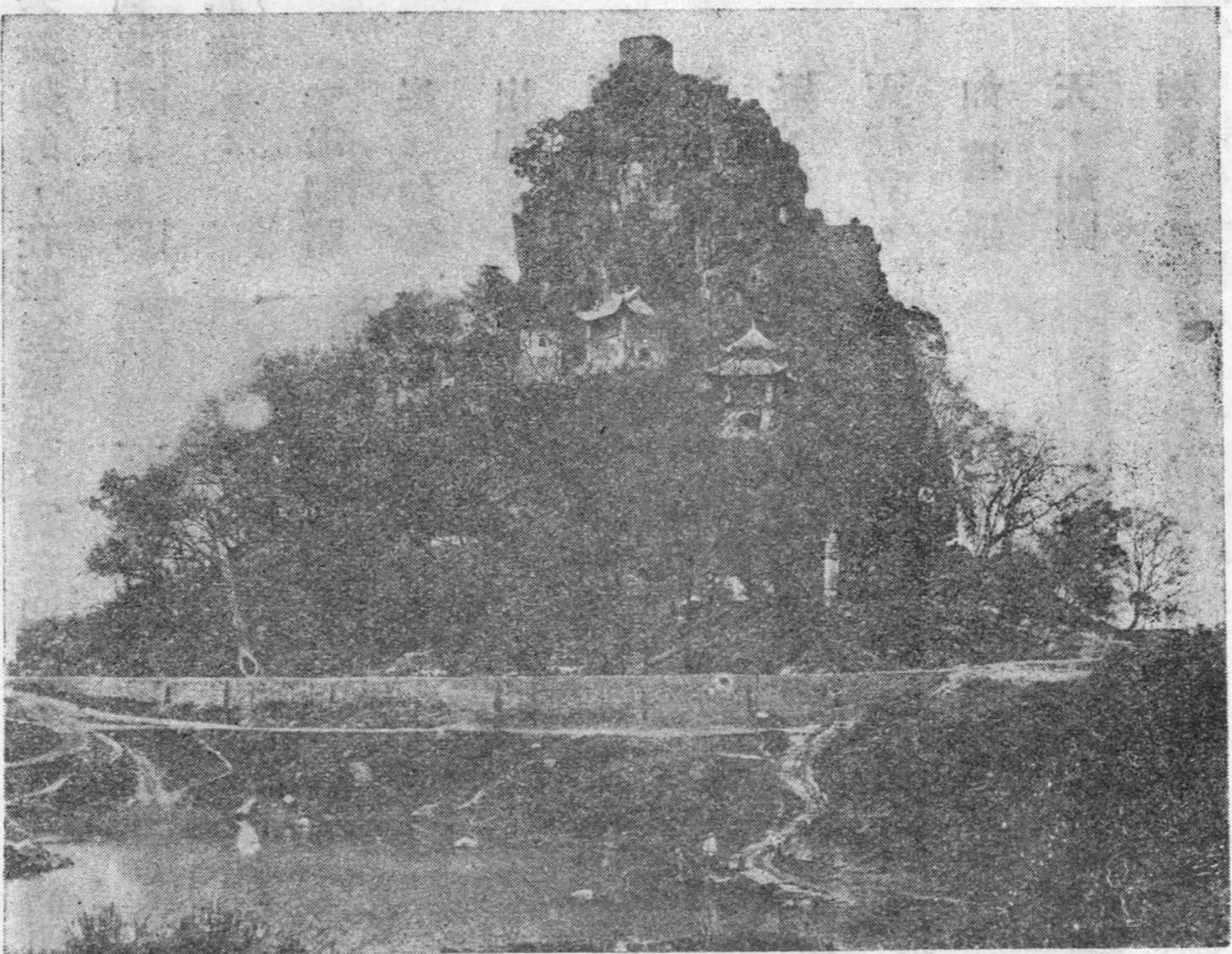
一陣一陣的清香撲着我的鼻尖。走過了紀念堂，左邊縈帶着一池秋水，面積約數十步大，滿植荷花和菱芡之類的水草，便是最負盛名的羅池。再往北行，有樓閣三楹，有匾書曰

『柑香亭』，上面楹聯很多。在亭的前面，種着十畝桑麻，亭側種着數十叢芭蕉，間有幾株深綠色的荔樹，可

以想見『荔子丹兮蕉黃』的景象。在柑香亭的南面，羅池的中間，有水榭三楹，遠望縹緲，好像仙家樓閣。過柑香亭往西行，爲思柳軒，現在已成公共遊讌之所。若在夕陽欲下之時約了五六個朋友在這裏宴會，佐以絲竹，真是置身於天上了。由思柳軒往南，過一條石橋，橋欄外的隙地種着三五株芭蕉，還有幾棵桂樹；過去竹籬，便有一個船廳，船廳的右面就是水榭菱鏡亭。船廳前面擺着幾張石几可以休息，水榭前面可以釣魚，真有點像蘇州文氏拙政園的風景，決不像在蠻荒之境了。回想千五百年前，我們的大詞人柳宗元先生『城上高樓，海天愁思』，當他退食之暇，來到羅池隙地小座，也許是他唯一的慰藉。我坐在石几上，在那裏玄想千五百年前前後後的事情，把我已混在大自然界中，不知不覺的忘形了。晨露沾滿我的衣襟，清風吹動我的衣袖，初出的太陽已照着水榭前竹林；遠遠聽見雞叫和行人足聲，才驚醒了我的殘夢。就從船廳出來，回轉石橋，展拜柳侯的衣冠墓，墓前是柳侯祠，祠有柳侯的題名，和元代柳侯石刻畫像。我從祠堂中出來回到寓所，已把徐王二公等得急了。我說我到了最幽雅的地方，可惜諸公未能

領略！

進晨餐後，渡河一同遊立魚峯，山不甚高，但盤道曲折，極爲難登；可是我竟登到絕頂。看見柳江直貫中



(七圖) 峯魚立州柳

流，江南北的街市全都在望。下立魚峯後，同遊農林試驗場和航空試驗場。下午五時，赴思柳軒公讌。

陽朔山水

十九日晨乘汽車由柳州北行，渡過五六次小河。車過荔浦，山勢更覺雄奇，一個一個的山頭，好像從平地直拔起來。山的形象千奇百怪，有若象的，有若熊的，有若筆架的，在眼簾經過，實在迎接不暇。我們便知道快到陽朔了。鄺

露赤雅云：

『陽朔諸

峯，如筍

出地，各

不相倚，

三峯九

疑，析城

天柱者，

如樓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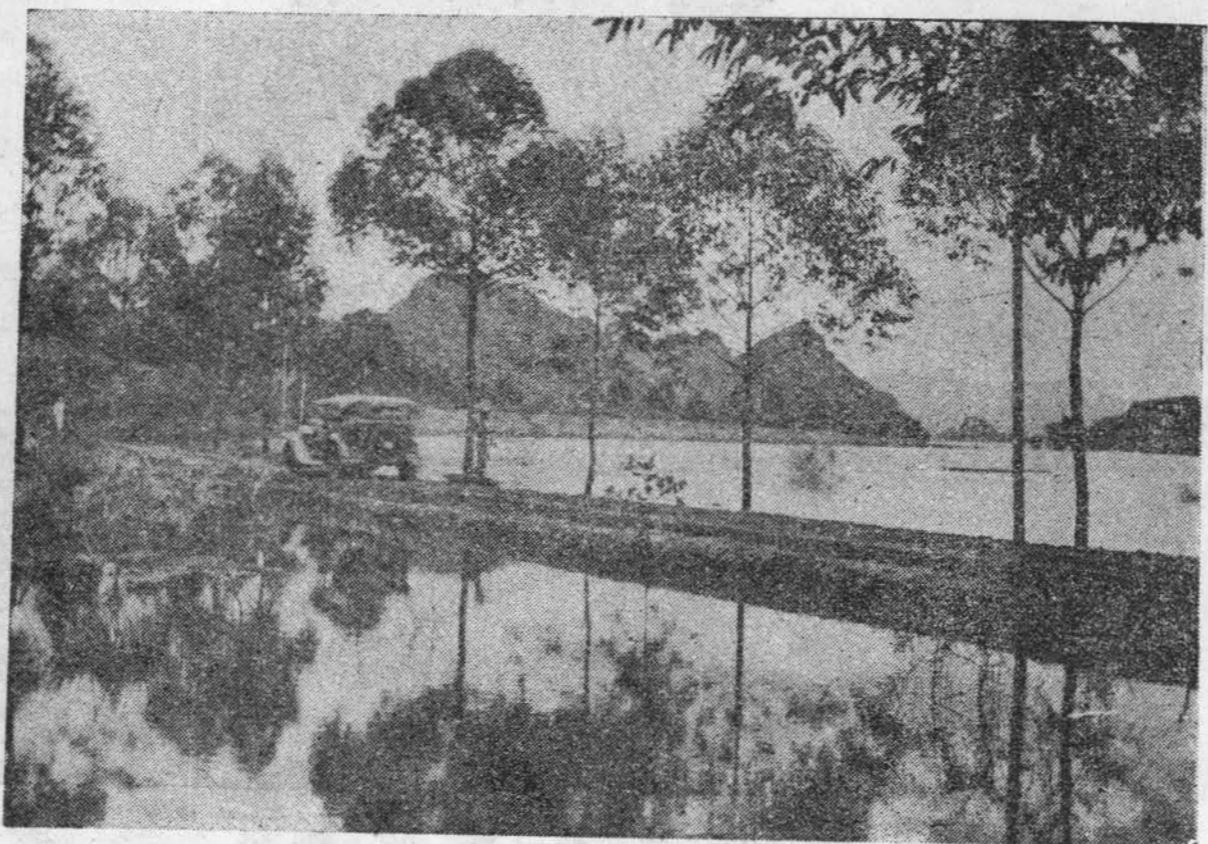
天，如闕

刺霄，如修竿，如高旗，如人怒，如馬嘯，如陣

將合，如戰將潰，灑江荔水網織其下，蛇龜猿鶴

焯耀萬態。』

我看陽朔山水分開來看固好，但合起來看，氣象尤



(八圖) 徑路場驗試林農赴

爲奇特。距荔浦不多時刻，即到陽朔。山城街市很小，城外便見千山回抱，萬壑競流。對城的諸峯已闢爲公園，每個山峯上皆建立小亭。我們登小亭上，諸峯羅列目前，實爲奇景。宋李綱詩云：

『溪山此

地靄佳

名，雨洗

煙嵐分外

青。却恨

征鞍太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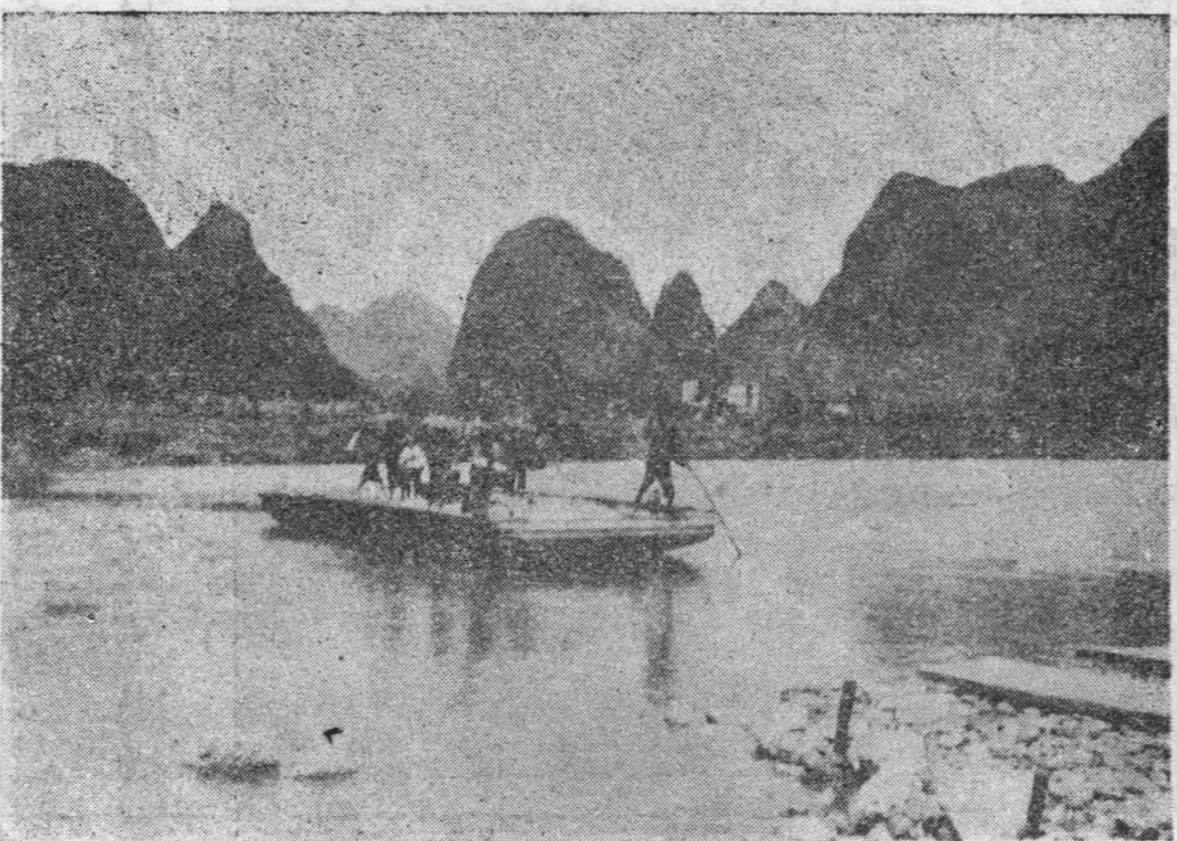
遽，無因

一上萬雲

亭。』

由城市後面靠着

山城有一條曲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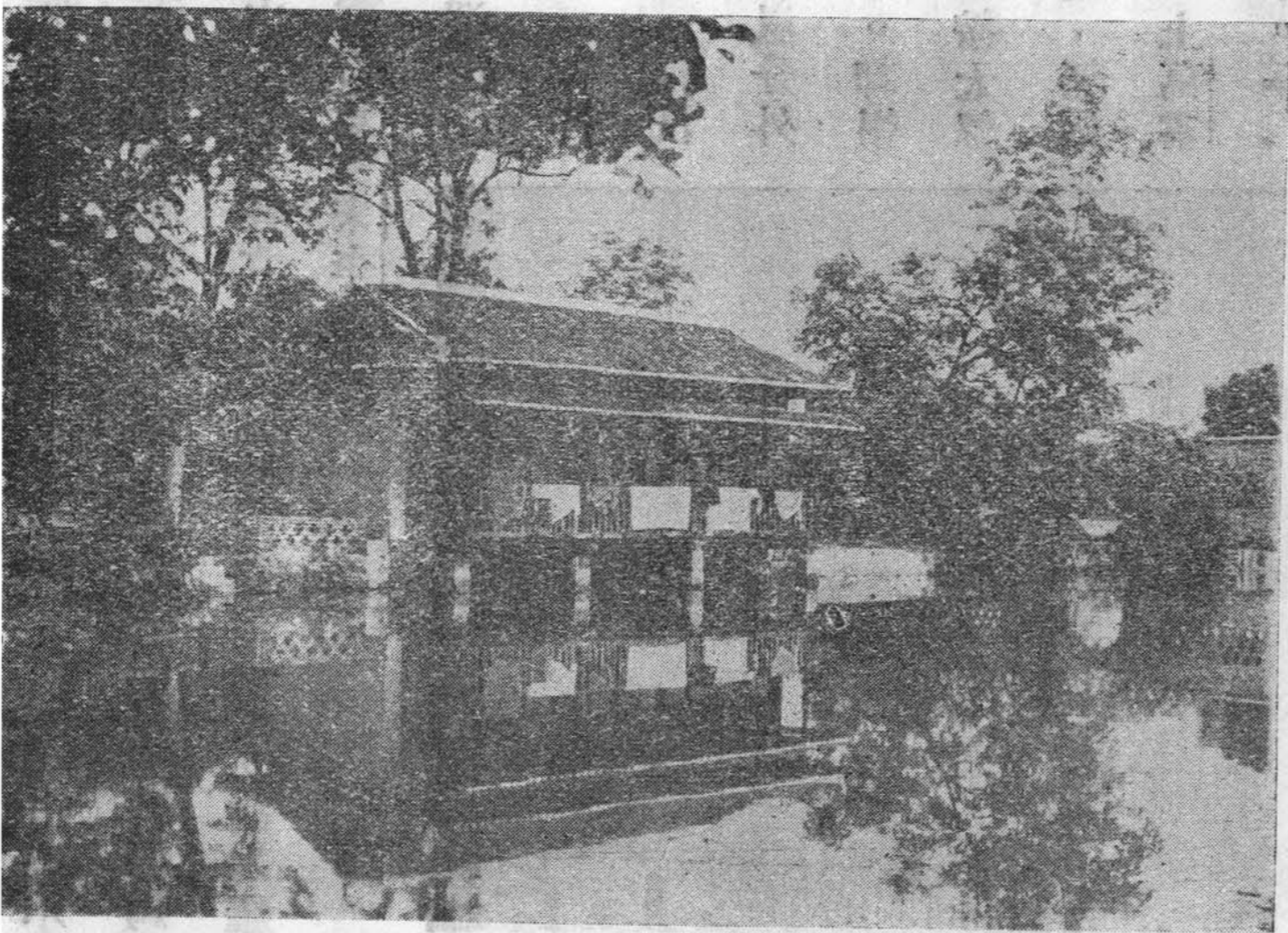
(九圖) 船渡之河渡車汽運及色山朔陽

山徑，下臨灘江，前對諸峯，水流激湍，一瀉直下。山城離水有三四丈高，岸上建有水閣，我們倚閣俯視，來往的風帆皆由此經過，形勢極爲雄偉。並且隔岸的山色，蒼翠的樹木，和採樵的牧童，聚在一望之中，真是

一幅畫境。遊陽朔有水旱兩路，水路可以看其幽秀，旱路可以看其雄奇。在黃昏時候，煙巒含翠，樹色蒼蔭，被暮色慢慢的浸潤下去，與大自然界合而為一，尤饒奇趣。所以柳子厚說：『蒼然暮色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而猶不願歸』。這是非到桂林的人不能道其語也。

我們從陽朔行後，因為天時尚早，又在夕陽欲下之際忽忽遊

了西林公
園。內有
清流潺
湲，山洞
煙巒，且
有長廊曲
榭，點綴
其中，略
做故都頤
和園的建
築。昔為
灌陽唐子



西林公園（十圖）

實的花園，後贈與岑春暉氏，今改爲師範專科學校矣。

出岑氏園復前行，馬路的旁邊種着亘數十里的蒼松翠柏，道路平坦，山色幽媚。路上不絕行人，路旁有兩個茶棚，供人在那裏安歇。此爲兩廣最罕見的景象，似乎兼有江南水鄉的秀美和塞北風光的雄壯，懸想四川風景可以相比，其他則非其倫也。

車抵桂林，已入黃昏，我們在第一高級中學安歇。這是明代的桂王府，房屋雖改西式，然而石欄龍壁，遺蹟猶存。

桂林景物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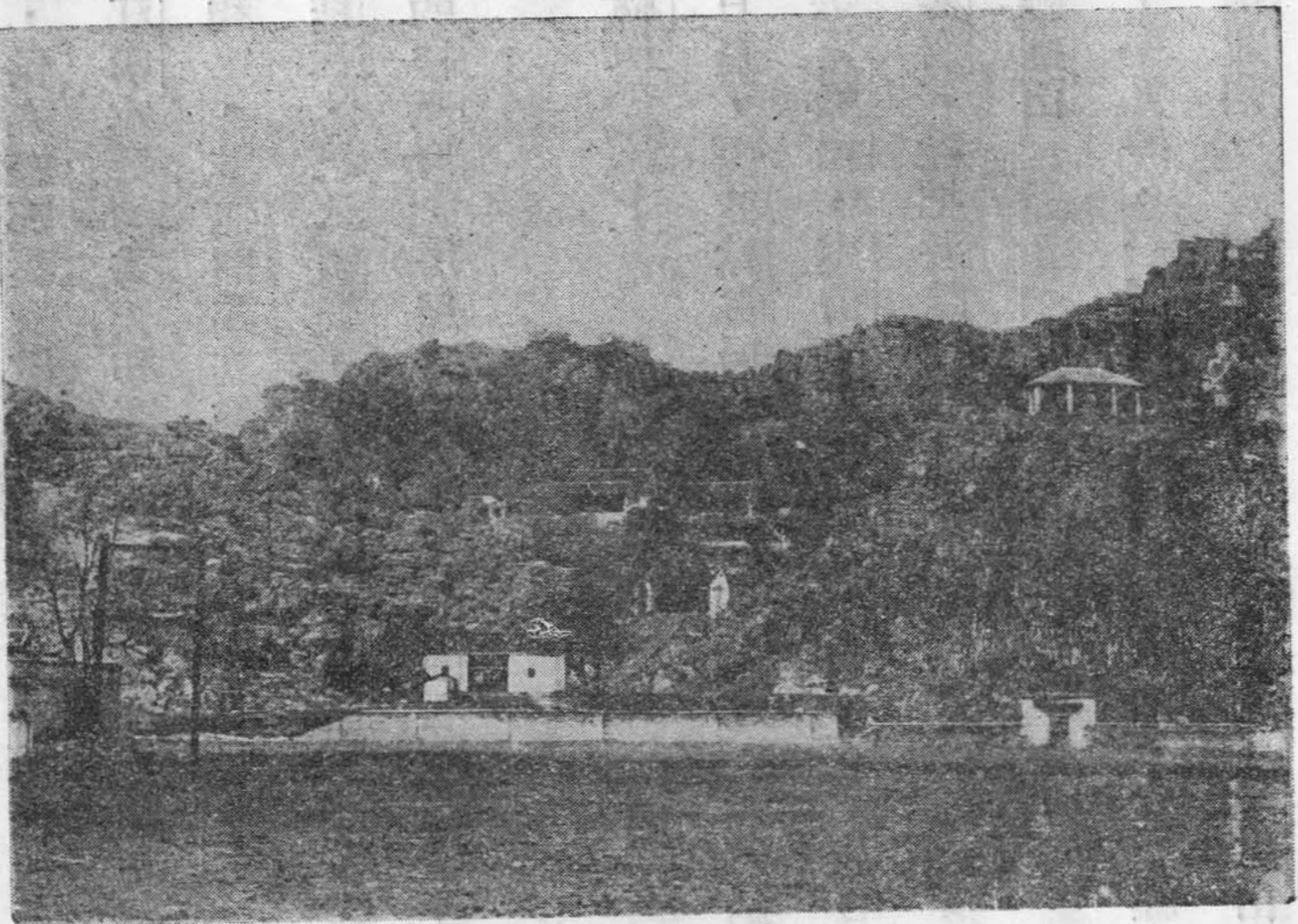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日晨，由桂林當局招待作一日之遊，預定的行程：早晨遊疊綵山，虞山，下午遊月牙山，龍隱巖，普陀山，七星岩。茲把遊踪分述於下：

1 疊綵山

是日上午九時，一同出發，由中山公園，倉卒經過獨秀峯下出北門，走過一條羊腸小道，就到了疊綵山。疊綵山，又名風洞山，因爲當盛夏時，清風徐來，塵襟滌蕩，故名風洞。拾級登山，不到百步之遙，有一個石坊。經過石坊，山脚下建立一個極大的石碑，題曰：『

江陵張忠烈，常熟瞿忠宣二公成仁處。碑爲梁章鉅所建，張爲張同儼，瞿爲瞿式耜，同爲明末殉國忠臣。清兵下桂林，二公保守危城，不屈死節，最可以見到民族的精神。

展拜遺碑，令人肅然起敬。由此向東行，高不過數十丈，便是景風閣，憑窗遠眺可以看見如帶的荒城，



（一十圖）山綵壘

雉堞上生了許多茅草，城外則岡巒起伏，湖光掩映。要是在陰雨天氣則煙雨迷濛，雲生四座；在夕陽欲下時，則斜陽照着城牆上衰草，牆脚下映着翠苔，兩三牧童唱

着山歌從山下經過，歸林的晚鴉在天空倦飛，又是一番佳景。倘有兩三個知己之友，寬衣博帶，到閣中談心，吃着沒有渣滓的荸薺（桂林名產），在那裏盤桓竟日，就是十足的六朝人的風味了。景風閣前後有亭臺數座，前後錯列，曰福庭，曰一拳亭，曰所憩亭，曰文昌閣，曰佛殿，曰僧寮，曰洞天福地。山景風閣再往上走，便是風洞。在洞前佇立，則山巒環抱，灑水縈洞，眼界爲之一開。入洞後轉而深幽，壁間刻有臥佛，長可四五尺許。由石佛臥隅佞穴行，中有石室，涼颼颼人，雖在盛夏，猶若深秋。壁間滿長着石鍾乳，皆呈白色，細膩如脂。再往上去便到了後洞，豁然開朗，別是一番世界。山後諸峯，岡嶺起伏，山旁邊有一條羊腸細道，左右修竹千株，再望下看便是桑麻萬頃，野水人家，真詩情畫境也。我們由原道下山，沿着灑水前行，不過兩三里路便是虞山了。

2. 虞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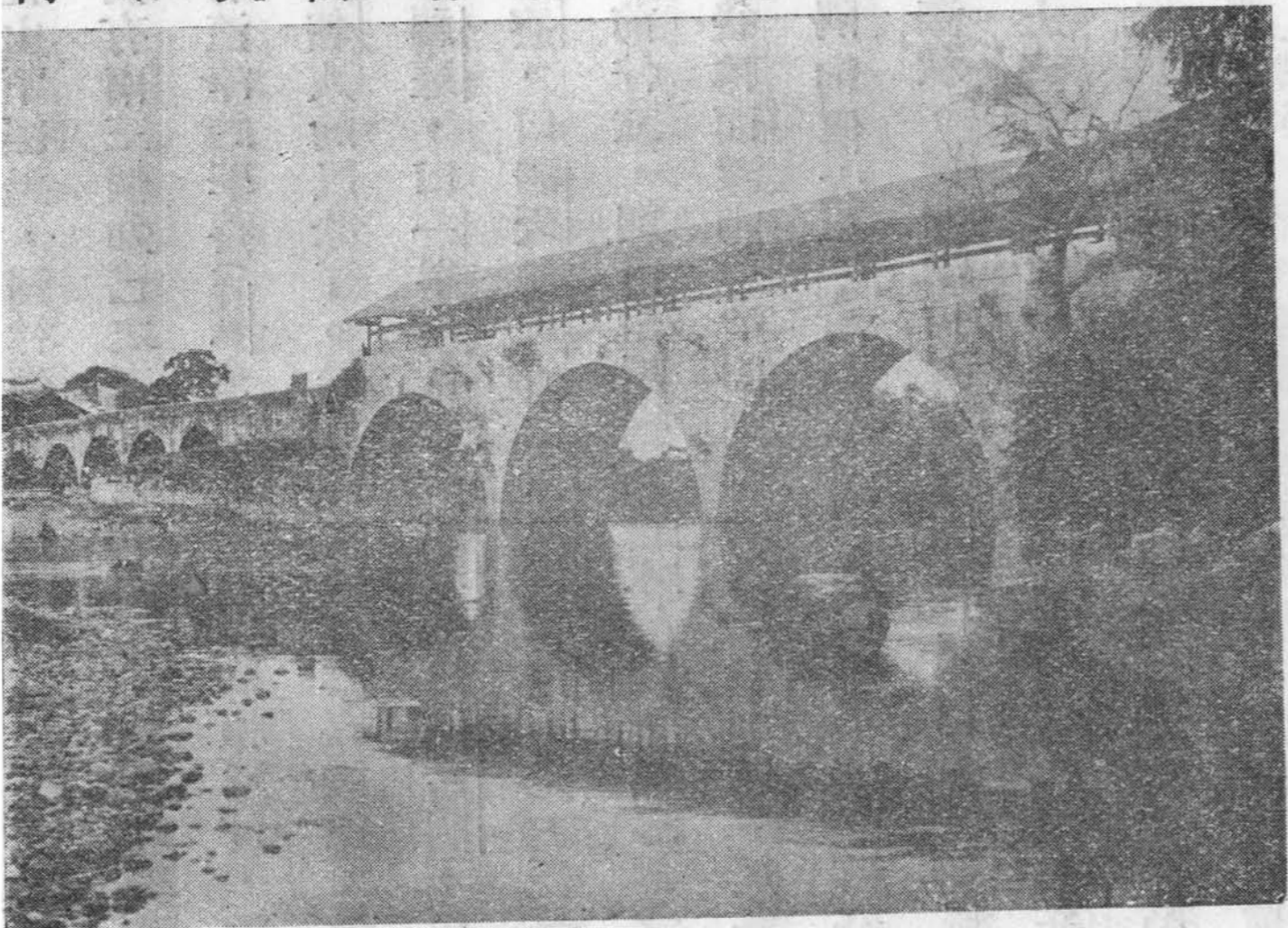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虞山之名，由舜而得。史稱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，二妃殉節。其實桂林置郡始於秦代，舜根本不會到此。不過南荒先民崇尚虞德，特立舜廟，因號其山曰

虞山而已。山左側臨離水處，枕山之麓，有亭曰南薰，倚檻東眺，可以遠看堯山和江村的煙景。山上有洞，名曰韶音：山高洞深，前植松柏，清風徐至，時聞碎玉之聲，波濤之響，故立此名。

3. 月牙山

出了虞山，乘汽車到東門，渡過離水，前面有一道長橋，那

便是最有名的『花橋』。說起花橋來還有一段故事。據稱在數百年前，有一次灘水汎濫，人民無法堵禦，城內



(二十圖) 花橋

外的交通業已斷絕，這時恰有一位宦家小姐臨佳期出關，她毅然把奩資統捐了出來，建築一座石橋，以利交通，所以後人名作花橋。這橋兩旁全安着石欄，當中又有寬廣的長廊，堪供遊人休息。長廊的上面嵌石，署『芙蓉萬仞』四字。當時文人稱花橋爲『市聲匝地，綠雲倚天』，定爲桂林名勝之一。過了花橋往右轉，拾級登山，山勢峻峭，有若劍拔弩張。盤旋上山，盤道如半月形，因此名爲月牙山，我們在盤道上望見萬綠叢中，一座白石的長橋，灘江水勢奔放，激着水花怒濺，直從橋洞中穿過去，歎爲奇觀。登到山頂，便是瓊樓玉宇，和一些嶙峋的怪石，參差其間。山上凡有閣三，一曰倚虹樓，二曰襟江樓，三曰叢桂樓。登臨俯矚，令人神遠。我們在閣上略用午餐；聽說廟中和尙做的豆腐最好，可惜時間侷促，沒有福分享了。

4. 龍隱巖 七星巖

我在月牙山午餐後，就沿山前進，到龍隱巖。山巖之上，有狄武襄公（博）平蠻碑儼然樹立。從山脚下穿過去，有大洞門，高可百丈，跋涉而入，仰觀洞頂，石縫裂處，龍跡天矯，其長竟洞，故名龍隱。洞裏面宋人的

題名，環壁幾無隙地，自宋治平，熙寧，元豐，紹聖，崇寧，大觀，建炎，淳熙，嘉定以來，余靖，李師中，張觀，苗時中，曾布，劉宗傑，盧約，胡宗回，譚稔，王祖道，方信儒，孫師聖等，難以縷指。不過全在蒼苔石壁之間，非細心摩娑，破履尋碑，不能窺其全豹。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元祐黨籍碑。張祥河粵西筆述云：

『按此碑在臨桂龍隱巖者，乃黨籍碑內故相梁燾
曾孫律重勒；在融縣真仙巖者，乃黨籍碑內餘官
沈千曾孫暉重勒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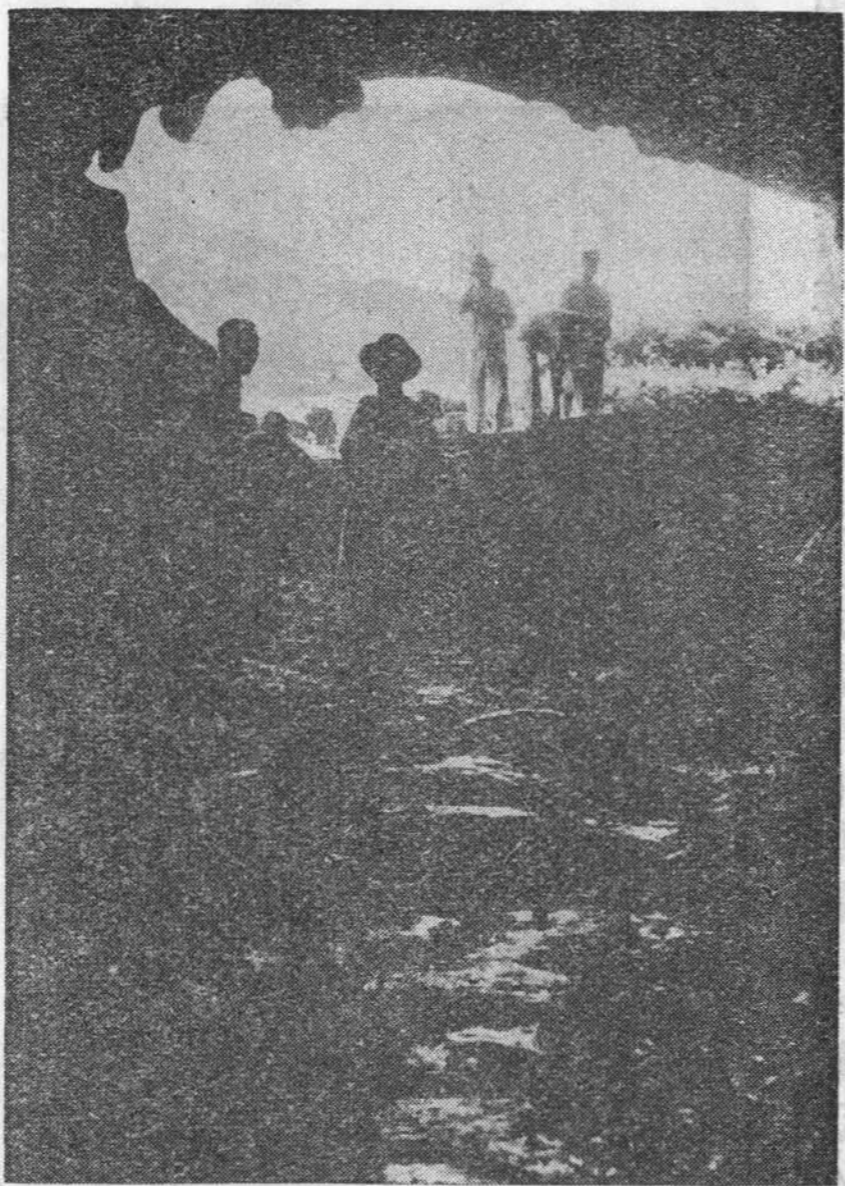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便是陸游的詩札。但是這些宋人題名，半沒荒草，爲牛羊所踐踏，驕陽所曝曬，恐怕積年累月，終要化歸烏有了。看見桂林的拓工僅僅拓得眼前幾個題名，且又用洋紙推拓，字蹟模糊，廬山的眞面目已失却一半，實爲可惜。聞說南寧省立博物館曾搜覓殘碑約千餘種，響拓保存，保存粵西文獻不少。

我們從此再往前走，不久就到了七星巖，這因七峰駢列，形如北斗，故名。山左爲棲霞寺。我們由此經過山半腰中，有一亭名聽月亭，崖間鑿唐宋以來題名甚多。亭後有石洞，極爲空敞。由洞中拾級以登，地勢平



坦，可坐百餘人。再往後去便是七星巖，冷氣迫人，不可久居。那時我們集中在一起，約有六七十人，請了六七位引道的，大家拿着火把，前呼後擁，一直往洞裏去。其初俯身而行，後來忽然開廣，幾十個火把照耀着，看見洞中無數鐘乳，倒懸空中，有作獅形的，象形的，蛇形的，童子拜觀音形的，千奇百怪的狀態。引導的人一一爲我們指點，他們所說也有像的，也有不像的。正在說話之間，前面的人說『小心呵』，洞內面積忽然窄小，好容易爬過僅能置足的小徑，拿電筒來照下面，便見無底的深淵，我們鼠行蛇走，沿着壁行。過了

這危險的所在，再往前走有百餘步，洞中忽然又開朗起來，高可擎天，濶無邊際，內有無數巨石，勢極嵯峨。山中泉水潺潺，如聞弦歌之聲，怪石嶙峋，競作天魔之舞，或爲漁人張網之形。不意洞中山水比洞外的還要奇絕，真令人喝一聲『歎觀止矣』！再往前行，約有半小時光景，隱約見一線曙光，其艷若桃李，其清若冰玉，雖石火電光也不能比其明潔。再向前，曲折宛轉行，忽然大放光明，已到洞口了。因爲好奇的關係，我到洞口就請引導的人，把他所說的名物一一的記了下來，茲寫在下面：



(四十圖) 像景時洞出巖星七

來，茲寫在下面：

1. 鯉魚跳龍門

2. 老君臺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3. 七星拜月 | 4. 第一洞天 |
| 5. 筆架山 | 6. 羅漢守洞口 |
| 7. 雪盆石 | 8. 白兔守頭城門 |
| 9. 二龍戲珠 | 10. 賴子潭 |
| 11. 五龍戲水 | 12. 二城門 |
| 13. 三城門 | 14. 馬怪 |
| 15. 五篷山 | 16. 掛掛山 |
| 17. 猴子偷桃 | 18. 八仙飄海 |
| 19. 摩天嶺 | 20. 飛龍潭 |
| 21. 太白星君香爐 | 22. 打球臺 |
| 23. 葵扇 | 24. 天平架 |
| 25. 仙人房 仙人血 | 26. 石蓮花 |
| 27. 獅子戲老龍 | 28. 馬怪跳魚塘 |
| 29. 魚網定塔山 | 30. 藍蛇石洞千舍金石 |
| 31. 須彌山 | 32. 獅子搶黃棗 |
| 33. 金瓶插柳 | 34. 金沙井 |

桂林剛下了幾天雨，路極泥濘，洞中道路甚滑，我不過走了一部分而已。據廣西通志所載，洞中飛龍潭，摩天嶺，賴子潭，皆爲險地。桂海續志亦記洞中形態，如云

『此爲象，此爲獅，此爲駱駝，此爲湘山佛，半爲石乳，萬古瀟瀟自成，巧於雕刻』。由此看來，引導者的話不爲全虛。我們出了洞口便到慶林觀，此觀范石湖桂海虞衡志中記之甚詳。

桂林景物下

在桂林的游程本定爲一日，你想這許多的名勝古蹟那能一日遊覽過來，而且桂林不僅有壯麗的山川，即其風土人情也很值得注意。倘若走馬觀花，如何領略這些奇趣，因此決定再作竟日之遊。茲把次日行程述後：

1 金石書畫展覽會

在我初來桂林的晚上就看見對面的圖書館開金石書畫展覽會。今天早晨八時以前，我就到會參觀，天時尚早，待了一會，管理的人來了，收藏家也來了，在廣西制服統一化的當中，很少見這彬彬然的斯文君子。我看見許多陳列的書畫，不見高明，惟有懸着壁間的桂林石刻，陸放翁詩札等類，倒還值得收藏。那時我找着一位先生，問他在何處可以購買，他答說：『依仁路賀廣文碑帖店出售』。我看他舉止極爲文雅，就繼續問他：『貴處的學者文人知名的有那幾位？』承他的厚意，開了

一單，寫在下面：

王夢生壽齡書，畫梅；

王鶴笙景福書，畫；

李叔文文學；

李季卿畫梅，山水；

劉名譽嘉樹，翰林，淮安知府；

陽翰卿駢文，進士；

謝啟發畫山水；

謝啟中詩，古文，書。

我再問：『先生貴姓？』他老是不肯說。後來又來了一位老先生，代他寫了一個名字是『黃楚客』，並且說黃先生是當地的文學家。

2 獨秀峰 風洞山 伏波山

我由金石展覽會回到高中，就同徐王二公重尋勝蹟，作竟日的暢游。我們先由中山公園遊獨秀峯。原來桂林這個地方四山環合，城中僅有獨秀一峯。山不甚高，葱茂蔭蔚。山上有樓閣五六處，供人遊憩；但因年久失修，盤路已壞，現在封鎖，不能上去了。山麓有劉宋時郡守顏延之讀書巖。其後通池，小橋臨水，池中遍

獨秀峯 (圖) 十五



植荷花，池旁雜以花木，有江南園林景象。我們站在小橋上，可以看見山峯上的摩崖，刻有『紫袍金帶』，『介然獨立』，

『南天一柱』等字，大可丈許，甚為奇觀。在獨秀峯下小坐片時，便沿山徑，出城重游風洞山。我看桂林山水以七星巖最為奇特，以風洞山最為幽雅，所以我又在景風閣上小憩半日。遠接天光，近窺山色，非身歷其境者不能想像其風景的美麗。

我在閣中遇着一個賣米粉的，我問他『買賣如

何？」他說：『自從六學團來到桂林，我們的買賣就糟了；因為各處皆佈滿了警位，遊人絕跡，誰還有吃我們的米粉的』。不圖我們一羣人來了，反而妨礙了賣米粉的小生意，真正抱歉得很。我趕快給他兩毛錢，他欣然去了。

我們從風洞出來，路經伏波山，山下有一個道觀，我們叩環請入。大殿後面，有逕可登，然荒蕪過甚；余等披榛尋徑，始登絕頂，全城風景在望。山下有洞，名曰環珠，內可容榻二十，穿鑿通透，戶牖旁出。惟非乘舟不可至洞；且山半在城內半在城外，洞在城的外邊，故終未能遊也。

3 花神祠

我們從伏波山回來，已下午五時，徐王諸公逕回高中。我久聞花神廟之名，聞說在軍部裏面，因即前往，投刺請入，恰遇見招待我們的胡參謀在裏面辦公，他引我到招待所休息片刻，就穿過幾進院落，到軍部的後園。園中有亭，曰八桂亭，桂樹參天。穿過桂叢，便見一帶破井頽垣，野草瀾漫，墻脚上生了無數芭蕉，高與人齊，葉綠如漆，蔚茂成林。我披開野草，在芭蕉樹的左

側發現了一座荒墳，墳旁有一個小廟，上題着花神祠。

原來軍部舊址是前清的臬台衙門，在嘉道的時候，有一位臬台修理亭園，便發現了一軀枯骨。後來有降紫姑神的，說明了她是殉難的女子，臬台當下大發慈悲，把她的玉骨重爲安葬，建祠立碑，以垂永久。後來每到陰天夜雨的時候，嘗聽見如泣如訴的鬼哭之聲，小膽的人都不敢到後園裏去。

可憐那花神祠只比鷄窩稍微大一點，我屈着腰走進去，裏面磚石壘壘，鷄糞叢叢，那有花神的牌位。忽然在壁間看見嵌着的一塊小碑，乃係一篇絕妙的文字。我真喜出望外，馬上向胡參謀借一管筆，錄了下來。文如下：

『余闢園於署之東，鑿池於亭之側，工得骨一具，以告。埋香無主，瘞玉有方，命別爲掩之，不知何代，亦不知何人也。已而有登紫姑壇來致謝者，曰：姜姓阮氏，字風篁，本女校書也。生長秦，流寓粵，有滄藩吳三桂之變，睢陽城小，人肉無多；魏博兵危，鬼雄有幾。姜與此間塞士王玉峯定情有約，王旣血刃，姜亦投繯，時則康

熙初年也。趙氏一塊肉，昔屬民家；滕玉三尺墳，今記官舍。余聞而悲之，因為傳之曰：昔小玉之於君虞，雙文之於微之，女之致情，古誠有之，茲殆過矣。嗚呼，太白高歌，獨憐飛燕；小青飲泣，尙感孤鸞。惟其能以情死，故能以魄生。拾碎玉子池中，築錢塘蘇小之墓；傲乞文于地下，作同州清娛之銘。篋生於順治初年，歿於康熙初年，生年十九，歿將二百秩矣。生也不辰，烟花寥落；死而不朽，殘骨繽紛。不敢冒掩骼之任，又不能作葬花之記，故書其事，且肖其像，使于園中爲司花使云。

名園珍重出情枝，小傳曾刊依壁碑；

葬玉埋香多韻事，有人親志郭公姬。』

碑中所說的肖像已不知到那裏去了。就以本文中說說的『作同州清娛之銘』而論，作者也不敢信這件事；不過其情其景，置在聊齋志異中，就又是一篇林四娘了。

獠人遺蹟

廣西的獠人，多居於桂平柳州一帶；他們住的地

方，總名爲獠山。由南寧到柳州，可以經過獠山的脚下；要是深入，還有一二百里路，可惜未能去。但我在南寧時候，曾參觀省立博物院，其中陳設獠人用品很多，有獠人所用的雌雄鼓，有獠人所刺的繡貨。最可注意的是獠人所着的木屐，與日本人所穿的形式很相同。並且我還聽到最近關於獠人的一段傳說。

在二三十年以前，獠人是不與漢人往來的，一來是怕漢人的橫征暴斂，二來怕漢人的武力欺凌。那時的獠人都潛伏在山谷裏或深山上，動也不敢動。最近廣西土匪絕跡，廣西的老百姓乃至深山的苗獠都受了平等待遇，於是獠人慢慢的敢出來與人民交接。這些獠人，如同小鳥出籠，獲見了不少的新奇境物。有一日上午，一架飛機從獠山經過，一羣獠人大驚小怪，當作天使來了，全都頂禮膜拜。不多幾天，他們又發現了一件奇蹟。有一位集團軍的同志，他帶了一個電筒到獠山去調查獠民的生活，正是三十日的烏黑夜裏，滿天星斗，四圍漆黑，想不到那最尖銳的亮光，射到獠人會長的眼前。那時他們四處搜訪，畢竟在芭蕉樹旁邊尋得了一位極漂亮的少年。會長見了，以爲一定是仙人到了，馬上把這位

少年招爲駙馬。這位仙人駙馬就給他述說現在廣西當局的德政，因此在這四五年中獠人與漢人同化起來，廣西當局就在獠山上設立三處學校。我在荔浦休息的時候，並看見一張獠小姐的像片。

陽朔歸程

假若在九十月的天氣，樹葉未落，橘柚初黃，有兩個知己朋友，乘着一隻小船，帶着幾瓶老酒，從桂林到陽朔去，兩岸有極曲折的高山，江水一清見底，坐在船邊上，看着山，吃着酒。要是嫌口中乏味的時候，馬上喚前面的漁舟，買一條魚，在十幾分鐘內可以烹熟下酒。如果看見前邊的山色好，又可以馬上下船，上山遊覽：紅葉滿山，桂樹成林，時有幽蘭的香味吹到鼻端，極清爽的空氣吹着襟袖，這是怎樣有趣的事呀！我雖沒有在秋天游山，但是暮春的天氣是遊過的。我記得去年，同朱邊先生在四月初旬，一同溯富春江直上，游嚴子陵釣臺，在嚴州乘船看見兩岸佈滿了嫩黃的菜花，菜花的深處，露出彌漫的山色。船到七里瀧，山勢便天矯起來，幾十步路便有一個水灣，碧深的富春江，激湍飛流，一瀉直下；兩岸的青山如同翠壁，山坡上開了無

數的紅杜鵑花，夾着翠綠的松林，有時有幾棵雪白的梨花相映着，又嬌嫩，又好看。那時我們到了釣臺，和謝皋羽痛哭之處。我與朱先生說：『我若是失足江流，就與吾家皋羽公同歸了』。那時正是『一二八』之後，所以朱先生說：『你如果投江，我便與你開追悼會』。時間過得很快，由孟春而徂秋，現在又到滔滔盛夏了。

二十一晚上，我們就由高中全下船去。夜中十二點



(六十圖)月觀此在者著面前的橋花在橋浮江離

鐘，一鈎殘月從月牙山畔出來，照着灘江，江水面上映着一道白光。我在船舶上站立多時，一直看到月色朦朧才回船去。在半夜中，只聽見打槳的聲音；及至醒來已日上三竿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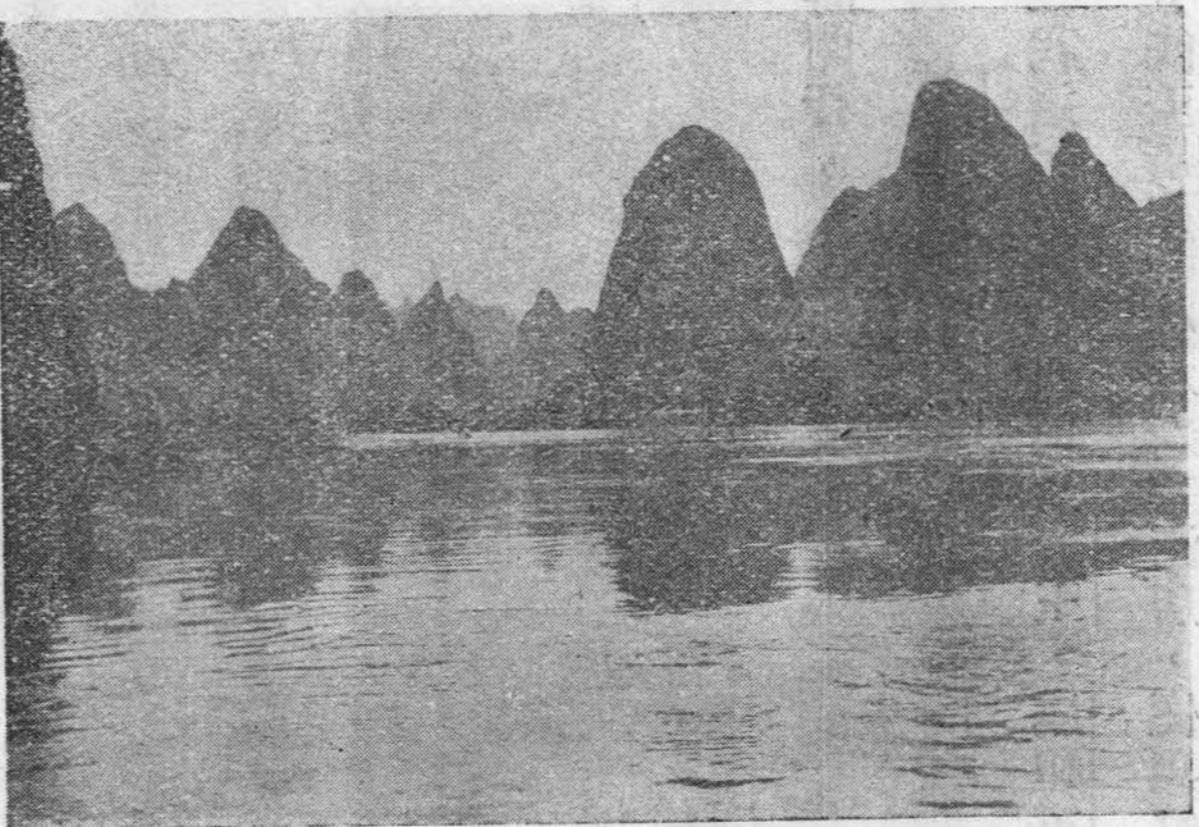
船已開出好幾十里路了。可惜蓬艙太小，驕陽迫人，如

同置身蒸籠，實在熱不可耐，幸而在夕陽中，我坐在船邊上，濯足中流，看着兩岸的山色，山傍樹林中有兩三人家正在那裏做飯，我體會得：『渡頭餘落日，墟里上炊煙』的風景，足以消釋這一天的鬱悶。

到了夜晚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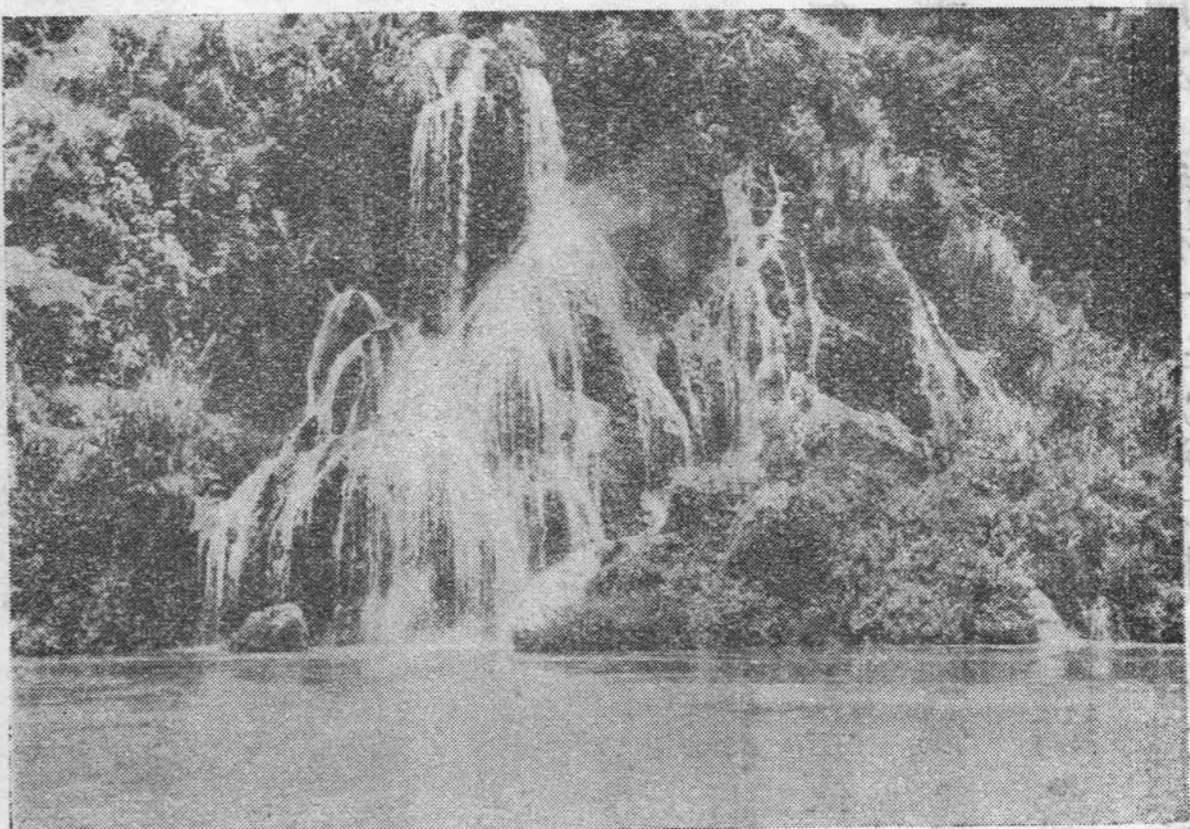
船泊在野港荒灣，船家燒了一鍋熱茶，用大沙壺盛着，我們與船夫圍着沙壺，同坐在船頭，聽他們談鄉下的故事。這樣的生活一直過了四天四夜，到二十五日

(七十圖) 程歸山朔陽



下午才到梧州。在廣西大學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下午四時便乘汽船赴三水。船到三水的時候，已經夜深三時，由廣三鐵路工友招待我們到廣三車站。我看見前次撐船的小朋友，穿着一身烤綢衣服，在這裏吃吃笑笑，但我們

(八十圖)見所中途朔陽



六時開行，九時即到廣州。

荔子灣頭

我這次旅行，本與徐森玉，虞和寅，王以中三公作伴。既至廣州，住在新華酒店，便與竺藕舫先生可楨在一起。我初到廣州，就患足疾，徐竺諸公去羅浮山遊覽，我一人獨遊廣州。二十八日晨，到豪賢路去訪梁廷燦兄，他在中大圖書館服務，因腿上生瘡，在家休息。多年不見的朋友，晤談自然高興。在他家中吃了午飯，

已沒有機會坐他的船了。自從我們到梧州，天氣驟熱起來；既到了三水，熱不可當。雖在微明的天氣，我們只吃得一碗粥，還是汗如雨下。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冒暑。廣三火車

下午五時，他請他的朋友張君，同我去遊荔枝灣。乘車到灣頭，僱了一隻瓜皮小艇子，艇中僅可容兩三人；但裏面陳設却極精緻，座位也很舒服。初下船的時候，是一道小河，兩岸有許多茶肆；後來河身慢慢的寬起來，直通珠江，兩岸種着許多荔枝樹。在夕陽欲下的時候，一對一對的摩登男女，打槳前行；如果在四五月天氣，鮮紅的荔枝便會自己落到愛人的懷裡。這是如何夠人豔羨呵！河中灣曲的地方很多，小船可以遊到綠陰深處。長條拂着綠水，綠葉如同屏幃，在那裏情話，真是再好沒有的了。河中有許多販賣食物的小船勢如穿梭的來往，艇家粥和椰子雪糕最爲出名，我一樣都吃一點。再往前去，河身越寬，陳列着一排花船，那便是紫洞艇。在昔羊城繁華之日，每到下午紫洞艇上的游客都坐滿了，裏面可以竹戰，可以招妓侑酒，聲歌徹夜，一直到月落烏啼，客才散去。如今繁華的程度大不如前，船也少了一半，排列着的也不過三五十隻而已。過了紫洞艇就到珠江鐵橋，水勢更大，小舟在那裏飄蕩着，放乎中流，大有飄飄欲仙之勢。回憶西子湖邊的遊艇，在暮春時光，夕陽天氣，看着淡淡的遠山，軟軟的柳絲，和樂

的春波之上飄着許多的有情的愛侶，粉白黛綠，打槳來往，這固足使人留戀，但是槳聲鐙影，水調笙歌，還沒有荔枝灣頭那樣迷人呢。

夜中我到張君勵先生處暢談竟夕，並承惠借路費百元。

二十九日訪吳汝強先生和梁思莊女士，承他夫婦的厚意，僱了一輛汽車約我遊觀音山，中山紀念堂，紀念堂建築極爲壯麗。由此山下，遊五層樓，現在改爲博物館。在觀音山下一個酒家裏吃午飯。下午同遊黃花崗，展拜先烈的遺蹟。由黃花崗到白雲山，有祠祀蘇東坡，泉水在祠旁經過，山脚下全是竹林；取泉水烹茶，坐此聽泉，最爲舒服。由白雲山再到中山大學遊新址，校舍係宮殿式建築，全校面積約有一萬多畝。據農學院的計劃，五年以內可以供給農科的開支，十年以內就可以供給全校的經費，這在吾國可謂最大的學校了。由校回新華酒店，已下午五時。

三十日，吳三立先生約我參觀徐信符先生藏書，所藏多爲粵中鄉賢名著。承他指示關於搜輯學海和廣雅書院的材料，至爲感謝。吳君邀我在雙門底番菜館吃晚

飯。

關於粵中的風俗，我現在補述幾句。廣東人最喜歡飲茶，但與其說他們飲茶，無寧說他們吃肉。每到茶館裏面，五味雜陳，包餃俱備，也有甜的，也有鹹的。很好吃零食的我，看見這些奇品糕點，不肯不吃，但每吃一回必要瀉一次肚。他們那裏每天要喝三次茶，就是早茶，午茶，晚茶。茶館共分三等，最好的叫茶室，其次的叫茶居，最次叫茶樓。茶室每飲一次，要花一塊多錢。茶樓價目最廉，但地方也很乾淨，就是勞動的朋友們，每到散工以後，也到茶樓裏來喝茶，我曾見一個茶樓的沙發上坐着一位赤足勞動的工人。並且我們在那時候，走上馬路，也可看到勞工的住戶在那裏吃辣子雞。人人皆可得到優厚的物質享受，這便是與北方不同的了。

是日晚，徐竺王諸公都由羅浮回來。那時我們定的我與竺藕舫先生王以中兄乘意郵由九龍赴上海；徐廣二公則由廣州赴長沙，由平漢路回平。我們隨於三十一日早由廣州到九龍，在彌敦旅館住一夜。明晨十一時就乘意郵 Cantus Rossa 赴滬，雖然二等經濟艙，但艙位極為潔

淨，每天有四頓西餐可吃，比芝沙丹尼船好得多了。九月三日下午二時，船到上海，同住宿於新亞酒店。價目較貴，地方也較爲安靜。在上海共住了三日，訪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，和開明書店王伯祥先生，到陳乃乾先生處詢江南的藏書家。又到愛文義路一四九五里訪瞿鳳起先生，參觀鐵琴銅劍樓藏書；可惜他們的書全都藏在箱子裏面，僅僅看了幾部明版叢書和虹月歸來圖；並承鳳起先生厚意約我到常熟參觀鐵琴銅劍樓。

五日下午，陳乃乾先生約我和王伯祥瞿鳳起諸先生在一枝香晚餐。座中識姚石子先生，約我到張堰，可惜在外時間勾留過久，未能前往，只好俟諸異日。王以中兄先回甌直，同他的夫人在蘇州等我。我隨於初六日九時乘京滬車到蘇州，住三新旅舍，以中夫婦已早到了。午間在觀前廣州食品公司吃飯。下午一同到吳苑品茶，地方幽潔，品茶的人大半閒情逸致，十足表現三吳的風味，與廣州的茶樓又不同了。到護龍街文學山房，遇見書肆主人江杏溪，同遊逸園。以中兄因有約他往，晚間江杏溪約在觀前吃晚飯。初七日早，與以中兄乘汽車赴常熟。

常熟鐵琴銅劍樓

常熟這地方本來是魚米之鄉，文風很盛，從明代以來，就有不少的藏書家，如楊氏萬卷樓，錢氏絳雲樓，述古樓，毛氏汲古閣，我們是知道的了。到了清代，還有稽瑞樓陳氏，愛日精廬張氏。當道咸時，鐵琴銅劍樓主人瞿蔭棠先生紹基喜歡藏書，那時黃丕烈士禮居，和汪氏藝芸精舍的書剛剛散出，其中宋元秘本一半歸聊城海源閣楊氏，一半歸了瞿氏。瞿氏自蔭棠先生至良士先生，已保守了四代；現在良士先生的公子旭初鳳起諸君都能愛惜古書，克紹箕裘。數十年中所稱的海內四大藏書家，丁氏，陸氏，楊氏，和瞿氏，三家的書已風流雲散，惟有鐵琴銅劍樓巍然獨存，這是可以佩服的一件事呀。

瞿氏是常熟的大族，自明季瞿式耜以後，代有開人，他們的家在罍里村，聚族而居，大約有二三百家。罍里距城十二里路，四面菰蒲，桑麻盈野，是一個充滿了詩人意趣的地方。昔日由城裏乘小船，飄蕩兩點鐘的工夫，便可到了。村中有書可讀，有飯可吃，夕陽時候可以到村外田隴散步。這次我們來虞山，是先到城內新

鄉前訪瞿良士先生，承他的招待，由旭初先生作陪，乘公共汽車同往。可惜在民國初年，因為避亂的緣故，好書全運到上海，其次的都在城內，家裏的人也不敢在鄉下住，僅留下一座空洞藏書樓了。樓凡前後二楹，僅贖下幾十個書櫃，和幾個古雅的楠木書棹，陳設着非常有次序。要是在插架完足的時候，可以無限量的在那裏繙閱書籍。前三年，袁守和先生來常熟的時候，本要照一個像；但因光線太暗，沒有照成。我們從樓上下來，看見院中生了一無數秋海棠，和幾株桂花，野趣盎然。在樓下古雅的書齋中，坐了半天，彷彿置身在嘉道的時候，我心裏想着：『我假若有這樣好的藏書樓，我終身也不出去問世了！』下午五時我們由藏書樓走到野塘橋邊等候汽車。瞿旭初君說：『自修築公路，我家裏的田地劃歸了公路裏來的已經有二百多畝，小戶人家有兩三畝田地，就劃完了。現在簇新的汽車來往的開行到上海或蘇州去，鄉下的大姑娘也知道買城裏的桂花油，和新式花樣的綢緞了』。六時車來，到城，同遊言子墓和公園，在公園飲茶小憩。晚上在瞿家便飯；看顧千里瞿自珍所藏的六朝及唐碑，次日以中兄夫婦同遊虞山，我隨乘汽

車到蘇州搭車北上。

餘記

初八日從蘇州行後，下午五時到南京，因為時間關係，未能去看京中好友，隨乘平浦車一直北行。我買的是來回票，仍坐的三等車，在茶房車上找了一處可以安穩睡覺的位置。火車開的一站一站的過，許多鄉下同胞因為不肯化幾個運動費，只好坐在車的角壁間，在那裏打盹。三等車是設有紗窗的，車廂裏污穢不堪，在車中過了兩夜一天，滿身灰塵如同囚犯。初十日上午九時十九分就到舊都了。

秋風蕭瑟，涼氣襲人，由街市上送來的淒涼叫賣聲，和晚上壁間蟋蟀絡繹的鳴聲，聲聲送到我的耳朵裏來，我一人在那裏玄想着：

一、同是中國地方，到廣西為什麼要入口證？

二、桂林風洞山賣米粉的，自我們去後不知買賣怎麼樣？三水撐船的小朋友還在那裏吃吃的笑麼？

三、平浦的道路有兩夜一天的光景，不為不長，為甚麼不加置三等睡車？國家是以人民為單位的，難道吾國的老百姓，只有納稅的義務，而沒有乘三

等睡車的權利？……

我是常常在那裏想着。

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屬草，二十一
日早寫畢 於舊京達子營之儲書室。

勸 誤

【頁】【行】【誤】

四四 九 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冒

「平感覺到最熱的一
個早晨。

四六 四 張君勸

張君勸

四六 六 吳汝強

吳魯強

四六一八 搜輯學海和廣雅書院的材料，
搜輯學海書院的材料，

五〇 一 新郵前

新孫前

五一 八 三等車是設有紗窗的，

三等車是沒有紗窗的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出版

定價大洋叁角

著者：謝剛主

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

出版者：禹貢學會

北平成府槐樹街三號

印刷者：引得校印所

北平景山東街十二號

代售處：景山書社

上海及各地

中國旅行社

不許翻印

禹貢半月刊爲研究中國民族史及地理沿革史之專門刊物，現已出至五卷，每年二十四期，售價連郵費叁元叁角，零售每冊貳角，發行處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禹貢學會。

D697.3

1